

袁零壹伍

2015年

中国小小小说精选

陈永林
选编

塌鼻子

枣花

百羊川

莲花布鞋

第一單元

2015年

中国小说精选

陈永林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 / 陈永林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2015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8504-5

I. ①2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2498号

责任编辑: 陈俊帆 施柳柳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校对: 陈 琪
责任印制: 左 怡 刘 星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电话: 027—87679360
<http://www.cjlap.com>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0.125 插页: 2页
版次: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306千字

定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001	塌鼻子	/韩少功
003	枣 花	/岳新敏
005	树	/胡天翔
008	墙	/孙艳梅
010	百羊川	/赵文辉
013	欠你半袋苞谷面	/顾晓蕊
016	礼 物	/张玉玲
018	留给十年后的一封信	/韦健华
021	何处是归宿	/张云飞
024	莲花布鞋	/马 彝
027	初 恋	/高沧海
030	西江月	/寇俊杰
033	步步惊心	/田洪波
035	悬在空中的疤痕	/孙道荣
038	乡 愁	/夏 阳
040	苏州亲眷	/万 芊
043	现在几点了	/何葆国
045	那 话	/马孝军
048	遗 囑	/米 兰
051	点 菜	/饶建中
054	脏	/张正旭
057	谎 言	/陈卫东

059	你别怕,有我在	/李代金
062	红房子	/吴明华
065	拔 会	/王春迪
068	最后的要求	/魏永贵
070	银杏树下咖啡香	/赵 欣
073	风 月	/红 酒
076	遗 囑	/王承磊
079	赠送父母	/凤 凰
082	溺亡的冠军	/张爱国
085	藏 刀	/田玉莲
087	穿睡衣的女人	/马学全
089	遛 猫	/柯玉升
091	去乡下	/秦德龙
094	牛小偷	/马孝军
096	榆树下	/陈 毓
099	游 街	/许 锋
102	尊 重	/陈力娇
105	过去的味道	/周 波
108	北极的春天	/许 仙
111	山水之间	/郑武文
113	一绳之隔	/晓 晓
116	特别通行证	/魏永贵
119	私 奔	/李慧慧
121	生死一线牵	/张 弘
124	将军骨骼	/刘建超
126	刀	/余文飞
128	镜 子	/陈永林
131	故乡云	/田洪波

134	谎 言	/黄红卫
137	长发连心	/顾文显
140	陪 聊	/陈国凡
143	绣娘和男人	/李抗生
146	爱 冢	/余显斌
148	跪 雕	/张格娟
151	玉 镯	/张方明
154	死 案	/王 爽
157	红 姐	/周月霞
160	绑 票	/雁 戈
163	匪 事	/蒙福森
166	高高的塔吊	/警 喻
169	乡村兔事	/李伶俐
172	采 茶	/相裕亭
175	两棵树	/张格娟
178	爱到深处	/符浩勇
181	鱼头宴	/王春迪
184	岁月留痕	/魏立国
186	秦家戏班	/陈玉兰
188	关 机	/邓耀华
190	找灵魂	/秦德龙
193	回家的路	/朱道能
195	“铁拐李”传奇	/陈圣芳
197	遗 产	/黄学友
199	抓 药	/高 军
202	扒火车	/夏 阳
204	嗅 觉	/雁 戈
207	除夕夜的敲门声	/王长军

209	回 暖	/朱守林
211	房主与租客	/孙长乐
213	县长的问题	/爱国先生
216	楚氏父女	/石上流
219	温馨的鸟窝	/邱 天
222	信封比信重要	/谢素军
224	朋友的宴请	/李国新
226	打工的人	/青霉素
229	叶落南方	/凌宗友
231	熊家大院	/金 波
234	圣剑传说	/王永泰
237	北京,南京	/侯发山
240	杰克太太的救赎	/李良旭
242	午夜的鱼香茄子煲	/葛取兵
245	怀念一只羊	/侯文秀
248	牛二上电视	/蓝雪冰儿
251	孝 子	/欧阳明
253	一手好字画	/万 芊
255	忽然响起警笛声	/墨 凝
258	日头照常升起	/墨 村
261	旺 根	/张 恒
264	铁哥儿们	/闫建军
267	答 谢	/宋志军
270	躁动的煤油灯	/葛小明
272	贻 品	/郑武文
275	被自杀	/吴志强
277	说假话的女人	/傅修建
279	走在仇恨的左岸	/李良旭

281	门 前	/李国新
283	良 女	/左世海
285	跪	/闫建军
288	泄 密	/戴玉祥
290	回家看妈	/一路欢歌
292	家里来“客”	/周远清
294	情 结	/戴玉祥
297	失 联	/范方启
299	阿贵回村	/张以进
301	过 户	/朱瑾洁
303	剑	/张正旭
305	人面疮	/高 军
308	绝境枪声	/余飞鱼
310	慈善之门	/孙春平
312	顺风车	/聂鑫森



塌鼻子

韩少功

山那边有一郎中，塌鼻子，读书不多，每天上午不做事，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，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。午饭后睡觉，睡到一个大哈欠起床才开始门诊，但限定人数，只看三四十个号子——他晚上要去喝茶，从来不可耽误。没有人看见他采药，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，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泡制的，几乎包治百病，疗效十分了得。这种药丸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有深有浅，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大明白。不光是药，他还很多旁门左道。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，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，跳起来朝门外跑。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，再把对方拖入水塘，不论对方如何惨叫，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，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，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。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，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。人们遵他的指示，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，抬到床上去发汗。不到一个时辰，病人果然发出汗来，高烧渐退，神志恢复，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。更奇特的是，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，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。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。他仔细看看腿伤，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，放在火里烧红，再下醋淬火，如是三番，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，和着谷酒，灌入马口。五六天之后，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。更奇怪的是，几年后这匹马死了，屠马者割开皮肉，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。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，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——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，他们看见了，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，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，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，船就走得飞快！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。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，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辆汽车，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们踮起脚来，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，也算是一瞥他

的尊容。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，没给我们留下机会。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，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，谁也没有优先权。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，是县里某位大人物的太太求诊，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，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，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。塌鼻子不答应，说官有大小，病无贵贱，他这里是铁规矩。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。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，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，更无文凭，有时还搞迷信，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。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，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。人们说，他在湖边睡足了，只消拍三下巴掌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。他又想睡觉了，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，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。他站在门槛前，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，在地上生了根，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。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，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，有了神功可能招惹是非，祸国殃民。有人说：“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，你还想着国家社稷，难得。”他笑着说：“医道就是仁道，仁者以德报怨，不同卫生局计较。”他后来又获准行医，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，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，虽然没给他执照，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对邻居们说，他猫肉吃得太多，食德太差，活不长了。六月乃淫厉之时，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，死在八月，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。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，还唱得戏，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，然后一觉而逝，不声不响，不会麻烦任何人，大家大可放心。他甚至还预言，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，不是上海就是北京，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，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，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。他预言过很多事情，有过误，也有过验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。



枣花

岳新敏

农历八月，院子里的枣儿正红，一个个像是镶嵌着的红玛瑙，喜煞人。

枣花可不想时间过得这么快，因为枣子熟了，自己的婚期也就到了。枣花不想这么早出嫁，不想这么快离开老爹。

其实，枣花已经24岁了，在村里和其他小伙伴一比，也算是晚了。可是枣花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完成对老爹的义务。

枣花有两个哥哥，算是爹娘的娇生女。然而，枣花对自己一点也不娇，家里的活可没少干，洗衣、做饭，地里的庄稼活也是一把好手。

大哥读了大学，在外地参加工作，成了家，回家少了，只有过节才能回来。二哥去当兵了，两年没有回来了。所以，虽然三个孩子，但是陪在老爹身边的，基本上是枣花一个。

枣花出生的时候，正是阳春三月，院子里枣花开了，淡淡的清香，老爹望了望院子的枣树，就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枣花吧。这棵枣树是爹娘成婚的时候栽下的，取名枣花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
枣花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容易叫，也响亮。

枣花要出嫁了，老爹很舍不得。枣花这些年对家的贡献可真不小，里里外外帮衬着。家里虽不十分富裕，但是也算上等人家，家里三间大瓦房盖起来了，枣树在院子中间有点挡窗户，但是老爹也没舍得砍。

枣花大了，该找个人家了。隔壁二嫂对老爹说道。老爹怎能不知，他是不舍得枣花啊。对人家后生也没啥要求，距离家近，脾气好就行。老爹对二嫂嘱咐道。

还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家，隔壁村的三娃，25岁，模样周正，勤劳善良，很孝顺，尤其可以称道的是有个手艺，学电气焊的。嫁个手艺人曾经

是多少姑娘的梦想。在镇上经营一个门市铺，生意还不错。关键是人家对枣花的品德早有耳闻，一说是大王寨村张老汉家的枣花，那三娃立马答应了。

枣树老了，满树的枣子压得枣树弯了腰。枣花抚了抚这棵枣树，又想起了自己的娘。多少次，枣花问起娘，老爹始终不提一句，只是说她娘去了很远的地方。

小的时候，看见别人在娘怀里撒娇，她就非常羡慕。可是又不敢问爹，一提到娘，爹就抹眼泪。这么多年来，爹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，既当爹来又当妈。所以，渐渐的，虽然对娘很思念，但是也不敢问了。

关于娘，枣花有无数种猜测。娘是不是跟别人跑了？枣花有时候想。邻居三嫂就跟着一个外地的人跑了，撇下了两孩子。但是她问过奶奶，奶奶瞪了她一眼，吓得她不敢乱猜了。

偶尔，邻居也说娘的一些往事。她从邻居的口中得知爹娘的感情很好。所以，娘离家出走也是不可能了。

虽然老爹给自己准备了不少嫁妆，光被子就做了六铺六盖，在村里也算数得着的了。然而，娘到底在哪里，枣花想解开这个谜。

几天来，枣花一直心不在焉的。不是炒菜忘了放盐，就是把衣服在洗衣机里放了一天。老爹当然知道枣花在想什么，知女莫若父啊。老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是瞒不住的啊。

“枣花，你坐下来。我有话给你说，”一天，老爹把枣花叫到自己跟前，“枣花，请原谅爹爹一直瞒着你。我知道你想你娘。哪有孩子不想娘的啊。你娘，命苦啊。你一岁的时候，你娘去集市上买东西，被车撞了，还没到医院就……”枣花心里像是堵着什么东西似的，扭头回屋了。老爹也抹起了眼泪。

其实，枣花前几天从二嫂的口中已经得知，娘是生她的时候难产去世。



树

胡天翔

晌午了。一团团青烟从烟囱里蹿出来，南风一吹，向北漫过堂屋的脊瓦，溜进屋后树木繁茂的叶子间，消失了。那是一片白杨树。一棵棵白杨长得又高又粗，无数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摆动。

在院门左边的灶屋里，女人坐在锅台前的木墩子上烧火。中午吃捞面，把锅里烩的番茄鸡蛋汤盛进汤盆，女人在锅里又加了两瓢水。一把把芝麻秆顺进灶里，火舌舔着锅底。水响了、滚了，一锅面条下了锅。怕面条搅成团，女人用双筷子往锅里荡了荡。面条一熟，女人用漏勺捞进铝盆里，浇上凉水，过了两遍。

女人坐在院子里捣蒜泥。这时，一阵呼呼啦啦的响声由远及近，是自行车的声音。男人回来了？女人停下来，拿着捣槌望着院门。呼啦声小了，虚掩的院门开了，男人推着自行车进来了。

咋回来恁晚？女人问。

吴小利进城送板材了，晌午才回来。男人说。

将自行车支好，拉开车把上帆布兜的拉锁，男人从里抓出一卷粉红票子，蹲在地上一张张数起来。男人数了两遍，女人数了一遍，都是四十六张。四千六百块钱，不多不少。

啥时去给石头寄学费？女人问。

吃过饭就去。男人说。

嗯，都开学半个月了。女人说。

吃饭吧！男人在井台边的水盆里洗脸洗手。

女人进了灶屋，去盛饭，捞面条。

吃过饭，男人拉开堂屋东边桌的抽屉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翻开，找到石头的地址，抄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。四十六张红票子，男人数了三十

张，用烟盒纸卷住，又塞进了帆布兜，推着自行车出了院子。

男人去了镇上的邮政所。

洗碗刷锅，女人端了一大盆麦麸子水出了院子。老黄还拴在屋后的树林里。老黄是头老母牛，刚怀上牛犊子。天热，女人要给老黄饮点水。卧在树荫下的老黄看见女人，哞哞叫着站起来。老黄喝着水，牛虻和蝇子却趴在老黄的屁股上、腰上吸血，女人一巴掌一巴掌地拍过去，拍死了五六只大牛虻。盆里的水浅了，老黄伸出舌头卷、舔盆底的麦麸子。女人挠着牛的脖子说，老黄，明年，你就不能在这树荫下乘凉了。

是啊，这些杨树已经卖了。

到了冬天，买树的吴小利就要来锯树了。

这片杨树一共四十棵，还是女人来相家那年种的。是三月吧，女人来相家。女人对男人还满意，也不嫌弃作为新房的三间黄泥屋，虽然除了墙根是砖垒的，墙是黄泥砌的，屋顶没有一片瓦，铺的是茅草。只是看到宅子外面光秃秃的，女人要男人栽些树。栽！栽树！男人的父母说。男人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有三个弟弟。看着儿子们一个接一个都长出了胡子，男人的父母也心急，成家一个是一个呢。女人前脚刚走，男人后脚就去林场赊了四十棵杨树苗。一家人全动手，挖坑、拎水、浇水、培土，天黑之前，四十棵杨树都栽上了。

亲事就这样定下了。

过了年，青麦扬花，二十岁的女人穿着红袄、披着红围巾、坐着娶亲的马车，从小谢庄来到了杨楼，嫁给了男人。女人先是生了个丫头，取名叫小荷；后又生了儿子，取名叫石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荷和石头越长越高，四十棵杨树也越来越粗。石头去城里读高中那年，扒旧屋盖新房，架梁、用檩条，男人锯了十棵杨树；小荷出嫁那年，拉院墙盖灶屋，买砖头、水泥，男人又卖了十五棵；四十棵树，就剩屋后的十五棵了。昨天，这十五棵杨树也卖了，要给读大学的石头缴最后一年的学费。

给石头缴学费要紧，明天去小吴庄拿现钱。吴小利说。

树叶没落哩，树还长，等冬天我再来锯树。吴小利说。

不能让树在宅子里白长，多给你一百块钱。吴小利还说。

树贩子吴小利是真相中这十五棵白杨树了。

日子过得真快啊。这些杨树已经长了二十八年，都有一搂粗了。特别是挨粪堆的那一棵，女人张开双臂抱住树干，两条胳膊使劲伸，两只手的中指还挨不到一起。

看到日头偏西了，该下地除草了，女人拿着空盆回了院子。

石头爹到镇上了吧？女人想。

到了镇上邮政所，男人走进了营业厅。在一张汇款单上，填了金额，抄下烟盒纸上的地址，按照惯例，男人会在附言栏里，写上“好好学习、别乱花钱”八个字。可是，想到石头明年就毕业了，男人就不想写这句话了。写什么好呢？男人想了想，写了一句话。

三天后，省城某学院的学生杨小石收到了一张汇款通知单。

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，他看到了七个字：屋后的杨树卖了。



墙

孙艳梅

吃晨饭的时候田春花跟男人说，给你商量个事儿。男人的脸埋在碗里说嗯。春花给男人盛上一碗饭，我寻思把咱家和三枝家的那堵墙拆掉。

春花给男人说起半个月前发生的一桩事儿。那天晚上她睡得正香，恍惚惚听见砸门声，披衣跑出去一看，三枝的儿子小龙在门外哭得都没人腔了：二大娘二大娘我妈她……等春花跑到三枝家里，三枝正疼得满床打滚，春花骑着电动车一溜烟把三枝带进镇医院。

大夫说再晚点就没命了，万一那天我就睡死了一直听不见砸门声呢？春花心有余悸地说，人吃五谷杂粮，保不准我哪天也……啥的。你和三枝男人在外打工，仨月俩月不着家，把墙拆掉，我们两个女人彼此好有个照应。

我没意见，男人说，只是三枝家里的同意拆墙吗？

春花笑，这会儿三枝应该也和她男人商量好了吧。

春花来到院里，西边的墙脚有个半米高的木凳，她踩上去大喊，三枝三枝。三枝的头从墙头上露出来，大拇指和食指蜷成圆圈很洋气地说，欧了。

吃过晨饭，春花男人去隔壁家一转悠，回来，就抡起大锤。三枝男人在墙那边接应，你一锤，我一锤，剩南边的最后一个角，春花和三枝上前合力一推，一片尘土飞扬中春花拍拍手，德国那啥墙也是这么倒的吧？

没了墙的院子一下子敞亮了，两家合伙吃了个午饭。男人在院子里喝酒，女人炒菜端菜，皮小子疯跑。虽说暮春的春风咬人，可春花一点不觉得冷，三枝更是热得脱下外套。

春花包了韭菜饺子喊三枝过来吃，三枝提一只饺子耳朵塞满嘴，拆了墙，真方便，你还记得我上次做渣豆腐，托墙头上没端好，汤汤水水洒你

一身。春花说，可不是，现在可好了，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
天慢慢暖和起来。南墙角春花种了几畦菜，那天她端着舀子给菜地泼水，三枝家的鸡扑棱棱跑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啄春花的菜，春花撵着鸡，不小心踩到一泡新鲜的鸡粪，就说三枝你怎么把鸡放出来了？三枝坐在太阳底下绣着十字绣说，鸡散养，下的鸡蛋才好吃。春花说，鸡到处拉屎，忒脏。三枝笑得花枝乱颤，你吃我的鸡蛋时咋就不嫌脏了？春花听着三枝的话很不中听，这是什么话，自己种的菜她三枝也没少吃啊。春花继续撵鸡，去去，馋嘴东西。

天晌，春花掐了新鲜的苔菜，给三枝送屋去，三枝正炒菜，春花闪进去把菜放进菜盆说，我都洗好了，你直接上锅就行。傍晚春花找三枝，那把苔菜窝在屋角的菜盆里都蔫巴了。

春花去秋月家玩，看见秋月的正屋里挂着一幅“富贵满堂”的十字绣，照得满屋亮堂堂。春花一看就知道是三枝的杰作，天天看她坐院里一针一线的，包括花腰小蜂有一针挑错了，春花都熟悉得很，心里就酸溜溜的，自家正屋一直空荡荡的就缺“富贵满堂”呢。回家，果然三枝又换幅“东风第一枝”的绣品，绣得认真极了，连春花进来都没发现。

春花闷闷不乐，院子里小龙和小虎又打起来了。龙虎斗，小龙明显占上风，小虎被压在身子底下。春花心疼地冲出去一把把小龙从儿子身上扯下来，小龙并不怕这个二大娘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小虎抢了我的漫画书。小虎哇的一声哭了，小龙还抢了我的娃哈哈呢。春花拽着儿子回屋时，瞄见三枝的窗前人影儿一闪。

春花娘生病，春花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三天。回家，第一件事习惯性地向西瞅，目光就被一堵墙堵住了。

这堵墙得春花百爪挠心，她连包都没放，蹿到屋里像炸药包一样摸起电话就炸，你抓紧时间给我回来！

春花和三枝竖起的两重墙，把北斗村村民的大牙都快笑掉了，你听说过两墙之隔的邻居吗？千古奇闻千古奇闻哪！

一天春花忽然发现儿子不见了。屋里屋外没寻到，正心慌就听见墙里传来咯咯的笑声。她赶紧踩上久违的高脚凳，一幕让她脸红的景象呈现在面前：墙与墙之间半米的夹道里躲着两个小人儿，他们头挨头亲密地看着漫画书，旁边散落着娃哈哈的空瓶儿。

春花其实不知道，就在刚才，西边墙头上也有个女人像她那样踩着高脚凳看了半天，俊俏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像一片桃花杏花林。